

刘少一是湖南文学界近些年突然冒出来的一位土家族作家。自他的第一部小说《凌晨脱逃》在《湖南文学》公开发表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至今短短7年时间内,他便在《当代》《民族文学》等全国20多家公开发表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56篇,计100多万字,并结集出版了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和《绝招》。从创作量上来看,可谓喷薄而出,势头迅猛。他是一名基层警察,作品出自平凡的现实生活,又写得超凡脱俗、赏心悦目。他的多篇作品陆续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转载,并获得了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金盾文学奖”、《民族文学》2016年度奖、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奖”。小说集《绝招》入选2018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少一的小说非常好读,非常耐人寻味。他笔下的人物和呈现出来的生活,始终给人一种饱满的乡土气息和精神质感。通读小说集《绝招》,作者直面生活,从不躲闪。批判与担当、挑剔与热情、悲悯与激赏,始终贯穿于每篇作品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骨。比如小说《假发》里的主人公皮志远为了得到一个正式编制,想尽各种讨巧的办法,反而事与愿违,开罪了领导,差点就要回家种田了。假如真是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世界上就会多了个可有可无的农民,少了一个正直善良的警察。作品中的假发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假面具。小说《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聚焦“严打”题材。这是个分寸非常难以把握的题

洞悉以及表达

□水运宪

材,很不好写。少一以自己的良知和睿智,尝试着剑走偏锋,从心灵描画的角度十分巧妙地越过雷区,写得十分精美。

作者在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同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诅咒和谴责,总是能给人一抹希望的亮光。《假发》中的政工室主任一直在权力中周旋,为皮志远的工作问题奔走游说,最终解决了问题。在《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中,当年制造“冤案”的派出所所长,长期处在忏悔之中,哪怕在退休之前也要去山里看望当年的受害者。历史可以原谅,因为良知未曾泯灭。

读少一的作品,感觉到这位作家的文学感官是全方位打开的。他有全天候的视野和不寻常的嗅觉,能够从平庸生活中捕捉到人性的幽微和文学的契合。《没什么好说的》写一个小偷在深更半夜光顾了一位警察的住宅,从他的制服口袋里顺走一万多元钱。这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警察被偷是对现实的嘲讽。少一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这种对立和冲突的人物与事件,从而构成一种文本张力。另外一篇小说《神算》更有玄机,乡镇里有一个瞎子和一个派出所所长,这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和几宗盗牛案,其间有着怎样的交集和纠葛?这些交集和纠葛的背后

又隐藏着多少人性的善恶?底层生活的暗流中,谁才是真正的神算?这便是少一小说《神算》所聚焦的问题。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始终是少一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假币》中的主人公裴世贵是个小警察,给单位领导记人情账,收到一张假币后战战兢兢,在洞悉真相后而又因担心说出真相会造成领导之间“友情”破裂,而陷入矛盾纠结中,作者道出了小人物的卑微心理。后来,事情出乎意料地解决了,生活的闹剧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虚伪和世情的乖张。《贵人远行》中的主人公么叔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农村老人。这个离开家乡多年、在乡亲们眼里谜一样的人物,实际上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年近后回到老家,他要用自己辛辛苦苦讨得来的钱给村里修一座小石拱桥,赢回自己的“名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人哪怕一辈子没做好事,但只要他做过一件,我们都应该记住他。这篇小说,让我们读出了作者内心那份对底层人物的悲悯与赏识。

少一的写作之路还很长。他正经历着艰难的跋涉,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一个洞悉生活又独立思考、一个立志于用文学表达理想与追求的作家,必定值得我们期待。

在低调中揭示正义的力量

□石一宁

读了少一的中短篇小说集《绝招》,我感到少一是一位不断在成长、不断在进步的作家,而且他的成长和进步是扎扎实实的,是读者能清晰地看见、切实地感受到的。

少一是一位土家族作家,同时是一位公安作家,他的小说大都是公安题材,具体来说,是以基层公安的生活为描写和表现对象。他的小说首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参与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材领域。他一直以书写公安题材为己任,对少数民族文学当前存在的题材狭窄、撞车问题的纠偏导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一的小说可读性强,是好看、好读的小说。这跟公安题材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少一小说的好看、好读的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以题材的特殊性来取胜,往往是靠不住的,小说永远是叙事生动性、人物性格塑造的独特性和揭示世界的深刻性来感染人的。少一小说的魅力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它们的故事和人物是来自现实生活、符合人情人性的。

题材的真实性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很多作者都认为他们的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来自生活的,但作品是否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这是需要检验的,检验的尺子掌握在读者手里。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体现在它必须能扣住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从作者虚构的小说世界的陌生中看到熟悉,从他者中看到自我。我觉得少一的小说做到了这些,所以它具有可触可感的真实性。少一小说的力量,首先来自这种真实性。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动实践。

少一小说的真实性,既体现在小说的故事,也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尤其是人物的心理状态的揭示。比如在《绝招》这一短篇中,写了一个性格懦弱、胆小的派出所所长,作者给小说的这位主人公取名仇如钢,是有一种反讽意味的。混混头目柳歪歪制造治安事端,对仇如钢这个派出所所长来说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难题:所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又比柳歪歪矮半个脑袋,且柳歪歪年轻力壮,赤脚不怕穿鞋的。警察也是血肉,身子并不是钢铸铁打的。只不过面对生死抉择,警察比常人多了一份职责和担当。许多东西到了该拿命换的时候让你没选择。仇如钢到了可能要拿命换的人生节点,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扛起一个警察的担当。但他也不想无谓送死,而是运用自己的智慧,从柳歪歪手中救出人质,随后辞去所长职务,维持了自己作为警察的尊严。少一塑造的仇如钢这一人物形象,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典型的深度。

少一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在略显有些灰色的生活环境中揭示正义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中,正义的力量是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存在的,最初的时候甚至这种力量是被埋没、被冷藏的,但最后正义还是显示了锋芒,那恶不是被战胜,就是被反噬。比如《假发》里贪贿弄权的阴局长最终被纪委调查,《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里的欺霸枉法的杨部长被惯于刑讯逼供的“活阎王”柱子砍死。

从少一小说的结局来看,或许也存在着因果报应、邪不压正这样的传统套路,但他的作品还是呈现了生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是体现于作品的结局,而是体现于作品的过程。从少一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所描写的人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

这本小说集也有所遗憾,或许是因为写作时间距离较长,收入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篇章人物塑造还可往更深处开掘。比如《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里的人物性格描写,就给人以浅尝辄止的感觉。

少一写小说是属于大器晚成一类,但从他展现的才华中,不难预言他的小说创作的光明前景。

小人物与悲喜剧

□郭艳

《绝招》是对县域小人物的聚焦与特写。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了县域生活中非常有中国生存模式特征的一系列故事。作者笔下的人物带着非常鲜明的县域生活特征,他们既是县城或乡镇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文学世界中的小人物。正是这样一批人物的存在,让少一的小说有了非常强劲的叙事动力,比如《假发》中的皮志远、阴局长等人物,围绕皮志远的编制问题,众多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带着值得玩味的计划性和行动性,原本寻常的算计和心机在文本中被凸显和放大,小人物的存在感也跃然纸上。《耳光响亮》中的皮一修、满政委、曾乡长,在文本中的行径显示出自以为是的虚荣和可笑,而皮一修最后的退让和妥协愈加显示出这些人内心的露骨。小说文本呈现出这些小人物的卑微、妥协与退让,在貌似和解的生存方式中透露出人性的阴郁与不堪。因为人与命运的真正和解在于内心的宁静与淡然,而非妥协中的苟且。

小说集中的作品对社会转型期县城和乡镇生活的现实场景进行了深度还原,聚焦社会人生百态,通过一个个精心

编织的故事来呈现世道人心。比如《绝密》中一连串的计算斗争,表现人们在现实和利益面前的斤斤计较和苦心算计。郭梦生、钱副局长、华乡长等人物,被裹挟在县城生活巨大的网中,每个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网中谋取着各自的利益。《神算》中的各色人物也具有这样的色彩,每个人都试图在辩解,都有一套自欺欺人的说辞。《假币》通过一些人对假币态度的叙述,讽刺了一种对于基本道德和法律的无知与无视,揭示了人性的贪婪与丑陋。

总之,少一的小说文本呈现出县域生活的现实图景,然而充满烟火气的叙事在接地气的同时,形成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生活场景单向度的认知,从而使小说的叙事视角不够开阔,文本的情感和精神向度的开拓不够。县域生存模式新旧杂糅,传统与现代认知兼容并蓄。小人物有时候会自欺欺人,自以为是,但是也有民间智慧的自省,以及民间伦理对于欲望和利益的洗濯功能。这些都可以表达得更为深刻、复杂一些。同时,叙事节奏的疏密、叙事内容的虚实和叙事文本的留白等方面,依然还有可以商榷的空间。

中短篇小说集《绝招》,收录了土家族作家刘少一的10篇作品。总体上来说,这些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精神与艺术魅力。作者以平民的立场与视角,盯着生活现实进行深入开掘,再加以诚实、真切地讲述,掀开生活与心灵的帐幔,揭示惯常的美丑与潜隐的规则,讴歌了美好的理想与正直的品格。这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收获审美的愉悦,又得到生活的启示与道义的力量。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不虚饰、不做作、不矫情,这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真实生动,内部结构真切自然,这说明,作者深入生活,忠于生活,积累丰厚,尊重自己的感知与体验,在素材的提炼、故事的编织上遵从艺术的规律。

在小说《假发》中,某局政工室的在聘人员皮志远德才兼备,具有很强的写作、宣传才能。该室主任从爱惜人才和工作需要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希望解决皮志远的编制问题。但是,阴局长首先想到的是解决好亲信司机毛弟巴的工作,对皮志远的诉求利用权术设阻,一拖再拖。而且,他把心思主要用在自己儿子“假转干”和“假调动”之上,全然没有顾及工作大局,也没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境界。这都严重影响了部门人才生态与工作优化。作家帕慕克曾经说:“小说价值的真正尺度必定在于它具备激发读者感觉生活确实如此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假发》的确彰显了这样的艺术魅力。人情、潜规则与法治、规约的冲突,是无以规避的现实。

现实主义小说往往讲究真实的细节、简洁的风

《绝招》的民间视角

□包明德

格。有志向的作家,总不能忘记向经典作家作品学习。在《绝招》中,对警官仇如钢形象的塑造,没有说他天生就“高、大、全”,而是在一点一滴的工作细节中讲述他的成长。在与二楞子、柳歪歪的周旋斗争中,体现出仇如钢的责任、专业、睿智与教养。作品既写仇如钢在工作中的智慧与精神上的光亮,也揭示他性格上的弱点。

阅读《绝招》中的作品,会使人想到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契诃夫的《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莫泊桑的《项链》等。例如,读到《假币》中某局长弹烟头、打哈哈的习惯情态,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形象刻画很相类。当然,小说集《绝招》中的作品与人物,并不是在刻意模仿那些大家的作品。在时代性、异质性等方面,《绝招》都体现了自己的艺术独特性。

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的态度和倾向,一般不是直说的,而是潜隐在情节叙述与人物刻画上。小说精到地呈现个别生活领域与工作部门人事关系的复杂与琐碎,个别领导的腐败与私谋,但作品的总体格调是积极、向上、乐观的。如在《假发》中,政工室主任在从沿海某市返程的飞机上有段舒怀:“飞机钻出云层,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从舷窗往下看,一条条公路缠绕在群山与村庄、田野之间,将五颜六色的大地分割成小块。公路是灰白的,山峦是苍绿的,村庄是黛青的,田野是嫩黄的。”这美好意境的创设,源于心灵的映射,源于理想的追求。

当然,小说集《绝招》中的作品也有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一些作品中的人物,有脸谱化、概念化的痕迹。这会影响到作品意蕴的深邃。

现实的写作与写作的现实

□李霄明

2013年就读过少一的作品,那时对少一作品的现实性印象很深。几年过去了,今天再读少一这本小说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反映当下现实题材的作品不好写,更不容易写好。少一是一直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坚持下来的作家,且不仅仅是坚持,是在坚持之后,有了更可贵的进步,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少一的小说写作直面现实,聚焦自己熟悉的生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利用程度,是决定作家写作视野与文本高度的关键之一。显然,少一对这个文学富矿的认知、开采与挖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少一作品一贯有着对生活中的小人物的精神关注与文学关照。这些活灵活现的小人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文学表达中较容易出彩的,需要更多的作家去关注。作者笔下这些鲜活的生命,既有人物的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在小说中,故事的编排也是不好处理的,有时候是因为构思不足,有时候则是因为反映的内涵单薄,但是少一以纯熟的把

握,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点。生活是“写作的现实”,作品是“现实的写作”,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要想进行很好的转换,作家必须有一定的功底。少一的这些小说在题材选择上,踏踏实实地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虽然小说是虚构,但是如果不熟悉生活,是没有办法虚构的。当下很多小说就是没有生活基础的胡编乱造。

少一的写作时间不是很长,在这样短的时间能够写出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这不仅说明少一的勤奋,同时也有对于创作的一种热情,甚至可以说痴迷。阅读少一的这些作品,读者能感觉到少一对文学的深厚情感。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持续创作的重要基石。

当然,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比如小说《假发》中的“阴局长”,没必要设置这个姓氏,以免流于表面化。还有就是题材的雷同,如果能加入其他题材的作品,会使整部小说集显得更加丰满。从艺术上来说,希望少一今后的写作有艺术上的突破,包括语言、人物的塑造、场景的安排等等。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期待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当中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在艺术水准上有更大的进步与提升。

写出警察的卑微与尊严

□徐可

《绝招》里的小说,全部是公安题材的。刘少一是警察,以警察身份来写警察,好处是“不隔”,熟悉的题材,写起来得心应手;难点也在于“不隔”,对自己人下手,那要有点狠心。刘少一把“不隔”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对“不隔”带来的困难,他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

我说刘少一有他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与他的经历有关,把他的作品为证。刘少一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种过地,当过民办教师、乡广播员,干过个体户、杀过猪、收过废品……他是一个曾经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的人。他通过自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公安队伍中的一员,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这让他能够直接接触基层公安干警和社会各色人物,零距离了解社会。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如此丰富复杂的生活体验,成为刘少一宝贵的财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0多年的公安宣传经验,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所以他出手不凡,小说写一部是一部。他笔下的警察,与我们之前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不同,不是脸谱

化的,带着光环的,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他们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但也有自己的小私心、小烦恼。他们有着警察的正直勇敢、嫉恶如仇,也有着凡人的胆小怯懦、世故人情。这样的警察形象可亲可信可爱。在这本书里,10篇小说的主人公,全部是普通的基层民警,没有一个是高大全式的英雄。这正是我们通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形象。即使是英雄人物,也跟我们常人一样凡胎俗骨,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不隔”的优势很明显,它带来的写作困难同样明显。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熟悉的群体,如何下笔,笔下的“度”如何把握,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刘少一并没有刻意回避矛盾,而是勇敢地直面矛盾,敢于秉笔直书。他写出了生活的原貌,有温暖,也有冷酷;他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有善良,也有阴暗。刘少一的小说是从他生活、成长的那块土壤里“长”出来的,是有“根”的写作,所以他出手不凡,有人间烟火气。皮志远是公安局从大山里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当地有名的笔杆子,但为了解

每个作品的背后,都是作者无限辽阔的生活场域。生活以其强大而素朴的力量,为文学的有心人储备了异常充盈的精神财富。少一小说集《绝招》中每个人物、每个故事、每个情节,无不与生活的律动紧紧相扣。它们既是对生活的艺术呈现,又是对生活的莞尔呼应。

小说《假发》《贵人远行》与《绝招》中的主角们,有着同样一言难尽的尴尬处境,在生活的夹缝中,既满身是理又偏偏理屈词穷。而这样看似戏剧化的遭遇,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曾经历的人生一幕。

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作者的心灵史,是作者对世界、人生、社会的思考的艺术呈现。这本短篇小说集,在一个个故事的讲述中,传递出的是作者在多重视域下对自己多年文学经验的梳理,以及作者在心灵深处,面对五味杂陈的生活时不可规避的困扰、疑惑等。这样的作品中,往往暗藏着种种提问,而恰恰是这些问题的提出与释疑,构成了作品的丰富意蕴。《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中,

决“身份问题”,他不得不和主任一起要点小聪明、小手腕(《假发》)。钱副局长一手导演了“炸药案”,明里推动了乡政府欠款问题的解决,暗地里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前程(《绝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你很难给他们贴上一个“正面”或“反面”的标签。

《绝招》是一篇小说的名字,作者用它作书名,显然是格外看重的。这篇小说也确实写得精彩。街上的混混小头目“二楞子”,想借派出所所长仇如钢的手杀一杀一号头目柳歪歪的威风。仇如钢看穿了他的心思,可面对柳歪歪劫持人质的警情又不能不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仇如钢本人虽是警察,但身材矮小,胆小如鼠,是警察的职责让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危险冲上去,明知送死也得上。可他确实不是柳歪歪的对手,靠武力绝无制胜把握。关键时刻,仇如钢使出了一计“绝招”,解救了人质,化解了危机,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小说情节曲折生动,环环紧扣,一波三折,悬念不断,扣人心弦,像说相声似的抖了一个大大的“包袱”,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

小说集《绝招》文字朴素而鲜活,笔法老到,结构严谨,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略显不足的是,一些反面人物在塑造上略显简单,有脸谱化、标签化倾向,个性不够丰满立体,可能是着力不够,在今后的写作中应该注意避免。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优秀作品。

多种审美元素的混合

□贺颖

既提出了疑问,又进行了自我的释疑。可以说,少一试图以写作来完成对自我生活的精神复盘。少一的小说文本无疑是成功的,他以故事的迂回曲折、表述的智慧跌宕、人物的鲜活立体、情节的意趣横生,为读者贡献了丰富的阅读审美体验。

公安题材小说有着独特的生活元素,并因此形成一种鲜明的辨识度。作者笔下的人物、场景、事件,那些来自生活深处的难言的微妙与繁复,缠绕着人物的悲欢交织,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与境遇。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将生活比拟为“珍贵的尘土”,而于写作者而言,这珍贵的尘土中,恰恰满含着文学与艺术的“细碎的黄金”。少一在小说中既书写现实生活

带给人的百感交集,也赋予作品中人物以理想的光芒。读者在琐细庞杂的生活碎片中,也会看到弥足珍贵的光亮。

少一的小说自公安生活本源生发而来,语言朴实讲究,表达机警而智慧,在疑问中寻找,在寻找中回答,于人心拷问中,一步步接近生活的真谛。众多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信手拈来而意味无穷的警察故事,使得作品呈现出丰富驳杂的异质性质,并以从容的姿态,展示出以往公安题材小说作品中最容易出现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本质性差异。显然,这是作者对文学、艺术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恰恰源于这样的艺术考量,作者在写作中尽量做到去符号化、去标签化,真诚地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表达。